資治通鑑/卷0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

► 卷四十八

起旃蒙作噩，盡重光單閼，凡七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47卷

【漢紀三十九】　起旃蒙作噩，盡重光單閼，凡七年。

肅宗孝章皇帝下元和二年（乙酉，公元八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，詔曰：「令云：『民有產子者，復勿算三歲。』今諸懷妊者，賜胎養谷人三斛，復其夫勿算一歲。著以為令！」又詔三公曰：「夫欲吏矯飾外貌，似是而非，朕甚嬰之，甚苦之！安靜之吏，悃愊無華，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。如襄城令劉方，吏民同聲謂之不煩，雖未有它異，斯亦殆近之矣！夫以苛為察，以刻為明，以輕為德，以重為威，四者或興，則下有怨心。吾詔書數下，冠蓋接道，而吏不加治，民或失職，其咎安在？勉思舊令，稱朕意焉！」

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，凡七十三輩。時北虜衰耗，黨眾離畔，南部攻其前，丁零寇其後，鮮卑擊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復自立，乃遠引而去。

南單于長死，單于汗之子宣立，為伊屠於閭鞮單于。

《太初歷》施行百餘年，歷稍後天。上命治歷編訢、本梵等綜校其狀，作《四分歷》；二月，甲寅，始施行之。帝之為太子也，受《尚書》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。丙辰，帝東巡，幸東郡，引酺及門生並郡縣掾史並會庭中。帝先備弟子之儀，使酺講《尚書》一篇，然後修君臣之禮；賞賜殊特，莫不沾洽。行過任城，幸鄭均捨，賜尚書祿以終其身，時人號為「白衣尚書」。

乙丑，帝耕於定陶。辛未，幸泰山，柴告岱宗；進幸奉高。壬申，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；丙子，赦天下。戊寅，進幸濟南。三月，己丑，幸魯，庚寅，祠孔子於闕裡，及七十二弟子，作六代之樂，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。帝謂孔僖曰：「今日之會，寧於卿宗有光榮乎？」對曰：「臣聞明王聖主，莫不尊師貴道。今陛下親屈萬乘，辱臨敝裡，此乃崇禮先師，增輝聖德；至於光榮，非所敢承。」帝大笑曰：「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！」拜僖郎中。

壬辰，帝幸東平，追念獻王，謂其諸子曰：「思其人，至其鄉；其處在，其人亡。」因泣下沾襟。遂幸獻王陵，祠以太牢，親拜祠坐，哭泣盡哀。獻王之歸國也，驃騎府吏丁牧、周栩以王愛賢下士，不忍去之，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，事祖及孫。帝聞之，皆引見，既愍其淹滯，且欲揚獻王德美，即皆擢為議郎。乙未，幸東阿，北登太行山，至天井關。夏，四月，乙卯，還宮。庚申，假於祖禰。

五月，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。

秋，七月，庚子，詔曰：「《春秋》重三正，慎三微。其定律無以十一月、十二月報囚，止用冬初十月而已。」

冬，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，斬獲而還。武威太守孟雲上言：「北虜以前既和親，而南部復往抄掠，北單于謂漢欺之，謀欲犯塞，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。」詔百官議於朝堂。太尉鄭弘、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許，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。弘因大言激厲虞曰：「諸言當還生口者，皆為不忠！」虞延叱之，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。司隸校尉舉奏弘等，弘等皆上印綬謝。詔報曰：「久議沉滯，各有所志，蓋事以議從，策由眾定，閭閭衎衎，得禮之容，寢嘿抑心，更非朝廷之福。君何尤而深謝！其各冠覆！」帝乃下詔曰：「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，以其下之也。少加屈下，尚何足病！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，辭順約明，貢獻累至，豈宜違信，自受其曲！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，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；其南部斬首獲生，計功受賞，如常科。

」

肅宗孝章皇帝下元和三年（丙戌，公元八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申，帝北巡，辛丑，耕於；二月，乙丑，敕侍御史、司空曰：「方春所過，無得有所伐殺，車可以引避，引避之：騑馬可輟解，輟解之。」戊辰，進幸中山，出長城；癸酉，還，幸元氏；三月，己卯，進幸趙；辛卯，還宮。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，言甚苦切，憲疾之。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、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。書奏，吏與光故舊，因以告之，光報憲。憲奏弘大臣，漏洩密事，帝詰讓弘。夏，四月，丙寅，收弘印綬。弘自詣延尉，詔敕出之，因乞骸骨歸，未許。病篤，上書陳謝曰：「竇憲奸惡，貫天達地，海內疑惑，賢愚疾惡，謂『憲何術以迷主上！近日王氏之禍，昺然可見。』陛下處天子之尊，保萬世之祚，而信讒佞之臣，不計存亡之機；臣雖命在晷刻，死不忘忠，願陛下誅四凶之罪，以厭人鬼憤結之望！」帝省章，遣醫視弘病，比至，已薨。

以大司農宋由為太尉。

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，五月，丙子，賜策罷，以二千石俸終其身。倫奉公盡節，言事無所依違。性質慤，少文采，在位以貞白稱。或問倫曰：「公有私乎？」對曰：「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，吾雖不受，每三公有所選舉，心不能忘，而亦終不用也。若是者，豈可謂無私乎！」

以太僕袁安為司空。

秋，八月，乙丑，帝幸安邑，觀鹽池。九月，還宮。

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。號吾先輕入，寇隴西界，督烽掾李章追之，生得號吾，將詣郡。號吾曰：「獨殺我，無損於羌；誠得生歸，必悉罷兵，不復犯塞。」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，羌即為解散，各歸故地。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。

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，還據損中，遣使詐降於班超，超知其奸而偽許之。忠從輕騎詣超，超斬之，因擊破其眾，南道遂通。

楚許太后薨。詔改葬楚王英，追爵謚曰楚厲侯。

帝以潁川郭躬為廷尉。決獄斷刑，多依矜恕，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，奏之，事皆施行。

博士魯國曹褒上疏，以為「宜定文制，著成漢禮」，太常巢堪以為「一世大典，非褒所定，不可許。」帝知諸儒拘攣，難與圖始，朝廷禮憲，宜以時立，乃拜褒侍中。玄武司馬班固以為「宜廣集諸儒，共議得失。」帝曰：「諺言：『作捨道邊，三年不成。』會禮之家，名為聚訟，互生疑異，筆不得下，昔堯作《大章》，一夔足矣。」

肅宗孝章皇帝下章和元年（丁亥，公元八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帝召褒，授以叔孫通《漢儀》十二篇曰：「此制散略，多不合經，今宜依禮條正，使可施行。」

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，為其新降，不欲出兵，乃募人斗諸羌、胡；羌、胡不肯，遂復叛出塞，更依迷吾。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。未及會，三月，育獨進軍。迷吾聞之，徙廬落去。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，夜，至三兜谷，不設備，迷吾襲擊，大破之，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。及諸郡兵到，羌遂引去。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，將萬人屯臨羌。

夏，六月，戊辰，司徒桓虞免。癸卯，以司空袁安為司徒，光祿勳任隗為司空。隗，光之子也。

齊王晃及弟利侯剛，與母太姬更相誣告。秋，七月，癸卯，詔貶晃爵為蕪湖侯，削剛戶三千，收太姬璽綬。

壬子，淮陽頃王昺薨。

鮮卑入左地，擊北匈奴，大破之，斬優留單于而還。

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，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。迷吾兵敗走，因譯使欲降，紆納之。迷吾將人眾詣臨羌，紆設兵大會，施毒酒中，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，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塚，復放兵擊其餘眾，斬獲數千人。迷吾子迷唐，與諸種解仇，結婚

交質，據大、小榆谷以叛，種眾熾盛，張紆不能制。

壬戌，詔以瑞物仍集，改元章和。是時，京師四方屢有嘉瑞，前後數百千，言事者鹹以為美。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，謂宋由、袁安曰：「夫瑞應依德而至，災異緣政而生。今異烏翔於殿屋，怪草生於庭際，不可不察！」由、安懼不敢答。

八月，癸酉，帝南巡。戊子，幸梁；乙未晦，幸沛。

日有食之。

九月，庚子，帝幸彭城。辛亥，幸壽春；復封阜陵侯延為阜陵王。己未，幸汝陰。冬，十月，丙子，還宮。

北匈奴大亂，屈蘭儲等五十八部、口二十八萬詣雲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降。

曹褒依準舊典，雜以《五經》、《讖記》之文，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、婚、吉、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，奏之。帝以眾論難一，故但納之，不復令有司平奏。

是歲，班超發於窴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，龜茲王發溫宿、姑墨、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。超召將校乃於窴王議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其計莫若各散去。於窴從是而東，長史亦於此西歸，可須夜鼓聲而發。」陰緩所得生口。龜茲王聞之，大喜，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，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於窴。超知二虜已出，密召諸部勒兵。雞鳴，馳赴莎車營。胡大驚亂，奔走，追斬五千餘級；莎車遂降，龜茲等因各退散。自是威震西域。

肅宗孝章皇帝下章和二年（戊子，公元八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濟南王康、阜陵王延、中山王焉來朝。上性寬仁，篤於親親，故叔父濟南、中山二王，每數入朝，特加恩寵，及諸昆弟並留京師，不遣就國。又賞賜群臣，過於制度，倉帑為虛。何敞奏記宋由曰：「比年水旱，民不收穫。涼州緣邊，家被凶害；中州內郡，公私屈竭。此實損膳節用之時，國恩覆載，賞賚過度，但聞臘賜，自郎官以上，公卿、王侯以下，至於空竭帑藏，損耗國資。尋公家之用，皆百姓之力。明君賜賚，宜有品制；忠臣受賞，亦應有度。是以夏禹玄圭，周公束帛。今明公位尊任重，責深負大，上當匡正綱紀，下當濟安元元，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！宜先正己以率群下，還所得賜，

因陳得失，奏王侯就國，除苑囿之禁，節省浮費，賑恤窮孤，則恩澤下暢，黎庶悅豫矣。」由不能用。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：「陛下至孝烝烝，恩家隆深，禮寵諸王，同之家人，車入殿門，即席不拜，分甘損膳，賞賜優渥。康、焉幸以支庶，享食大國，陛下恩寵逾制，禮敬過度。《春秋》之義，諸父、昆弟，無所不臣，所以尊尊卑卑，強幹弱枝者也。陛下德業隆盛，當為萬世典法，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，失君臣之正。又西平王羨等六王，皆妻子成家，官屬備具，當早就蕃國，為子孫基址；而室第相望，久磐京邑，驕奢僭擬，寵祿隆過。宜割情不忍，以義斷恩，發遣康、焉，各歸蕃國，令羨等速就便時，以塞眾望。」帝未及遣。

壬辰，帝崩於章德前殿，年三十一。遺詔：「無起寢廟，一如先帝法制。」

范曄論曰：魏文帝稱明帝察察，章帝長者。章帝素知人，厭明帝苛切，事從寬厚；奉承明德太后，盡心孝道；平徭簡賦，而民賴其慶；又體之以忠恕，文之以禮樂。謂之長者，不亦宜乎！

太子即位，年十歲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

三月，丁酉，用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，六安王恭為彭城王。

癸卯，葬孝章皇帝於敬陵。

南單于宣死，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，為休蘭屍逐侯鞮單于。

太后臨朝，竇憲以侍中內干機密，出宣誥命；弟篤為虎賁中郎將，篤弟景、 瓌並為中常侍，兄弟皆在親要之地。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：「《傳》曰：『生而富者驕，生而貴者傲。』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，未之有也。今寵祿初隆，百僚觀行，豈可不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乎！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，稱為賢臣；近陰衛尉克己復禮，終受多福。外戚所以獲譏於時，垂愆於後者，蓋在滿而不挹，位有餘而仁不足也。漢興以後，迄於哀、平，外家二十，保族全身，四人而已。《書》曰：『鑒於有殷，』可不慎哉！」

庚戌，皇太后詔：「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，賜爵關內侯，錄尚書事，百官總己以聽。」竇憲以彪有義讓，先帝所敬，而仁厚委隨，故尊崇之。其所施為，輒外令彪奏，內白太后，事無不從。彪在位，修身而已，不能有所匡正。憲性果急，睚眥之怨，莫不報復。

永平時，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，憲遂令客斬紆子，以首祭勳塚。

癸亥，陳王羨、彭城王恭、樂成王黨、下邳王衍、梁王暢始就國。

夏，四月，戊寅，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，縱民煮鑄。

五月，京師旱。

北匈奴饑亂，降南部者歲數千人。秋，七月，南單于上言：「宜及北虜分爭，出兵討伐，破北成南，並為一國，令漢家長無北念。臣等生長漢地，開口仰食，歲時賞賜，動輒億萬，雖垂拱安枕，慚無報效之義，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，分道並出，期十二月同會虜地。臣兵眾單少，不足以防內外，願遣執金吾耿秉、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、雲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太守並力而北。冀因聖帝威神，一舉平定。臣國成敗，要在今年，已敕諸部嚴兵馬，唯裁哀省察！」太后以示耿秉。秉上言：「昔武帝單極天下，欲臣虜匈奴，未遇天時，事遂無成。今幸遭天授，北虜分爭，以夷伐夷，國家之利，宜可聽許。」

秉因自陳受恩，分當出命效用。太后議欲從之。尚書宋意上書曰：「夫戎狄簡賤禮義，無有上下，強者為雄，弱即屈服。自漢興以來，征伐數矣。其所克獲，曾不補害。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，深昭天地之明，故因其來降，羈縻畜養，邊民得生，勞役休息，於茲四十餘年矣。今鮮卑奉順，斬獲萬數，中國坐享大功，而百姓不知其勞。漢興功烈，於斯為盛。所以然者，夷虜相攻，無損漢兵者也。臣察鮮卑侵伐匈奴，正是利其抄掠；及歸功聖朝，實由貪得重賞。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，則不得不禁制鮮卑。鮮卑外失暴掠之願，內無功勞之賞，豺狼貪婪，必為邊患。今北虜西遁，請求和親，宜因其歸附，以為外扞，巍巍之業，無以過此。若引兵費賦，以順南虜，則坐失上略，去安即危矣。誠不可許。」

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吊國憂，太后數召見之，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，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，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，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。尚書潁川韓稜以為「賊在京師，不宜捨近問遠，恐為奸臣所笑。」太后怒，以切責稜，稜固執其議。何敞說宋由曰：「暢宗室肺府，茅土藩臣，來吊大憂，上書須報，親在武衛，致此殘酷。奉憲之吏，莫適討捕，蹤跡不顯，主名不立。敞備數股肱，職典賊曹，欲親至發所，以糾其變。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：三公不與賊盜。公縱奸慝，莫以為咎。敞請獨奏案之。」由乃許焉。二府聞敞行，皆遣主者隨之。於是推舉，具得事實。太后怒，閉憲於內宮。憲

懼誅，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。冬，十月，乙亥，以憲為車騎將軍，伐北匈奴，以執金吾耿秉為副。發北軍五校、黎陽、雍營、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、胡兵出塞。

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。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，未敢攻訓，先欲脅小月氏胡。訓擁衛小月氏胡，令不得戰。議者鹹以羌、胡相攻，縣官之利，不宜禁護。訓曰：「張紆失信，眾羌大動，涼州吏民，命縣絲發。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，皆恩信不厚耳。今因其追急，以德懷之，庶能有用。」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，悉驅群胡妻子內之，嚴兵守衛。羌掠無所得，又不敢逼諸胡，因即解去。由是湟中諸胡皆言：「漢家常欲鬥我曹；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，開門內我妻子，乃是得父母也！」鹹歡喜叩頭曰：「唯使君所命！」訓遂撫養教諭，小大莫不感悅。於是賞賂諸羌種，使相招誘，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。訓因發湟中秦、胡、羌兵四千人出塞，掩擊迷唐於寫谷，破之，迷唐乃去大、小榆，居頗巖谷，眾悉離散。

漢孝和皇帝上

孝和皇帝上永元元年（己丑，公元八九年）

春，迷唐欲復歸故地。鄧訓發湟中六千人，令長史任尚將之，縫革為船，置於箄上以渡河，掩擊迷唐，大破之，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，獲生口二千人，馬牛羊三萬餘頭，一種殆盡。迷唐收其餘眾西徙千餘里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。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，餘皆款塞納質。於是訓綏接歸附，威信大行，遂罷屯兵，各令歸郡，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，分以屯田、修理塢壁而已。

竇憲將征匈奴，三公、九卿詣朝堂上書諫，以為：「匈奴不犯邊塞，而無故勞師遠涉，損費國用，徼功萬里，非社稷之計。」書連上，輒寢，宋由懼，遂不敢復署議，而諸卿稍自引止。唯袁安、任隗守正不移，至免冠朝堂固爭，前後且十上，眾皆為之危懼，安、隗正色自若。侍御史魯恭上疏曰：「國家新遭大憂，陛下方在諒陰，百姓闕然，三時不聞警蹕之音，莫不懷思皇皇，若有求而不得。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，擾動天下，以事戎夷，誠非所以垂恩中國，改元正時，由內及外也。萬民者，天之所生；天愛其所生，猶父母愛其子，一物有不得其所，則正氣為之舛錯，況於人乎！故愛民者必有天報。夫戎狄者，四方之異氣，與鳥獸無別；若雜居中國，則錯亂天氣，污辱善人，是以聖王之制，羈縻不絕而已。今匈奴為鮮卑所破，遠藏於史侯河西，去塞數千里，而欲乘其虛耗，利其微弱，是非義之所出也。今始征發，而大司農調度不足，上下相迫，民間之急，亦

已甚矣。群僚百姓鹹曰不可，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，棄萬人之命，不恤其言乎！上觀天心，下察人志，足以知事之得失。臣恐中國不為中國，豈徒匈奴而已哉！」尚書令韓稜、騎都尉朱暉、議郎京兆樂恢，皆上疏諫，太后不聽。又詔使者為憲弟篤、景並起邸第，勞役百姓。侍御史何敞上疏曰：「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，平城之圍，慢書之恥，此二辱者，臣子所謂捐軀而必死，高祖、呂後忍怒還忿，捨而不誅。今匈奴無逆節之罪，漢朝無可慚之恥，而盛春東作，興動大役，元元怨恨，鹹懷不悅。又猥復為衛尉篤、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，彌街絕裡。篤、景親近貴臣，當為百僚表儀。今眾軍在道，朝廷焦脣，百姓愁苦，縣官無用，而遽起大第，崇飾玩好，非所以垂令德、示無窮也。宜且罷工匠，專憂北邊，恤民之困。」書奏，不省。

竇憲嘗使門生繼書詣尚書僕射郅壽，有所請托，壽即送詔獄，前後上書，陳憲驕恣，引王莽以誡國家；又因朝會，刺譏憲等以伐匈奴、起第宅事，厲音正色，辭旨甚切。憲怒，陷壽以買公田、誹謗，下吏，當誅，何敞上疏曰：「壽機密近臣，匡救為職，若懷默不言，其罪當誅。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，豈其私邪！臣所以觸死瞽言，非為壽也。忠臣盡節，以死為歸；臣雖不知壽，度其甘心安之。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，以傷晏晏之化，杜塞忠直，垂譏無窮。臣敞謬與機密，言所不宜，罪名明白，當填牢獄，先壽僵仆，萬死有餘。」書奏，壽得減死論，徙合浦，未行，自殺。壽，惲之子也。

夏，六月，竇憲、耿秉出朔方雞鹿塞，南單于出滿夷谷，度遼將軍鄧鴻出□固陽塞，皆會涿邪山。憲分遣副校尉閻盤、司馬耿夔、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，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，大破之，單于遁走。追擊諸部，遂臨私渠北鞮海，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，獲生口甚眾，雜畜百餘萬頭，諸裨小王率眾降者，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。憲、秉出塞三千餘里，登燕然山，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，紀漢威德而還。遣軍司馬吳汜、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，時虜中乖亂，汜、諷及單于於西海上，宣國威信，以詔致賜，單于稽首拜受。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，單于喜悅，即將其眾與諷俱還；到私渠海，聞漢軍已入塞，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，隨諷詣闕。憲以單于不自身到，奏還其侍弟。

秋，七月，乙未，會稽山崩。

九月，庚申，以竇憲為大將軍，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，封憲武陽侯，食邑二萬戶；憲固辭封爵，詔許之。舊，大將軍位在三公下，至是，詔憲位次太傅下、三公上；長史、司馬秩中二千石。封耿秉為美陽侯。竇氏兄弟驕縱，而執金吾景尤甚，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，篡取罪人，妻略婦女。商賈閉塞，如避寇仇。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，有

司莫敢舉奏，袁安劾景「擅發邊兵，驚惑吏民；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，當伏顯誅。」又奏「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，不舉劾，請免官案罪。」並寢不報。駙馬都尉瑰，獨好經書，節約自修。

尚書何敞上封事曰：「昔鄭武姜之幸叔段，衛莊公之寵州吁，愛而不教，終至凶戾。由是觀之，愛子若此，猶饑而食之以毒，適所以害之也。伏見大將軍憲，始遭大憂，公卿比奏，欲令典干國事。憲深執謙退，固辭盛位，懇懇勤勤，言之深至，天下聞之，莫不悅喜。今逾年未幾，大禮未終，卒然中改，兄弟專朝，憲秉三軍之重，篤、景總宮衛之權，而虐用百姓，奢侈僭逼，誅戮無罪，肆心自快。今者論議呴呴，鹹謂叔段、州吁復生於漢。臣觀公卿懷持兩端，不肯極言者，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，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；如憲等陷於罪辜，則自取陳平、周勃順呂後之權，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！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，絕其綿綿，塞其涓涓，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、陛下有誓泉之譏，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。駙馬都尉瑰，比請退身，願抑家權，可與參謀，聽順其意，誠宗廟至計，竇氏之福！」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，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。康有違失，敞輒諫爭，康雖不能從，然素敬重敞，無所嫌牾焉。

冬，十月，庚子，阜陵質王延薨。

是歲，郡國九大水。

孝和皇帝上永元二年（庚寅，公元九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丑，赦天下。

二月，壬午，日有食之。

夏，五月，丙辰，封皇弟壽為濟北王，開為河間王，淑為城陽王；紹封故淮南頃王子側為常山王。

竇憲遣副校尉閻盤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，復取其地。車師震懾，前、後王各遣子入侍。

月氏求尚公主，班超拒還其使，由是怨恨，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。超眾少，皆大恐；

超譬軍士曰：「月氏兵雖多，然數千里逾蔥嶺來，非有運輸，何足憂邪！但當收谷堅守，彼饑窮自降，不過數十日決矣！」謝遂前攻超，不下，又鈔掠無所得。超度其糧將盡，必從龜茲求食，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。謝果遣騎繼金銀珠玉以賂龜茲，超伏兵遮擊，盡殺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謝。謝大驚，即遣使請罪，願得生歸，超縱遣之。月氏由是大震，歲奉貢獻。

初，北海哀王無後，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而後嗣廢絕，心常愍之，遺詔令復齊、北海二國。丁卯，封蕪湖侯無忌為齊王，北海敬王庶子威為北海王。

六月，辛卯，中山簡王焉薨。焉，東海恭王之母弟，而竇太后，恭王之甥也；故加賻錢一億，大為修塚塋，平夷吏民塚墓以千數，作者萬餘人，凡征發搖動六州十八郡。

詔封竇憲為冠軍侯，篤為郾侯，瑰為夏陽侯；憲獨不受封。

秋，十月，乙卯，竇憲出屯涼州，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。

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，九月，復遣使款塞稱臣，欲入朝見。冬十月，竇憲遣班固、梁諷迎之。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，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，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，襲擊北單于。夜至，圍之，北單于被創，僅而得免，獲閼氏及男女五人，斬首八千級，生虜數千口。班固至私渠海而還。是時，南部黨眾益盛，鄰戶三萬四千，勝兵五萬。

孝和皇帝上永元三年（辛卯，公元九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子，帝用曹褒新禮，加元服；擢褒監羽林左騎。

竇憲以北匈奴微弱，欲遂滅之，二月，遣左校尉耿夔、司馬任尚出居延塞，圍北單于於金微山，大破之，獲其母閼氏、名王以下五千餘級，北單于逃走，不知所在，出塞五千餘里而還，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。封夔為粟邑侯。

竇憲既立大功，威名益盛，以耿夔、任尚等為爪牙，鄧疊、郭璜為心腹，班固、傅毅之徒典文章，刺史、守、令，多出其門，競賦斂吏民，共為賂遺。司徒袁安、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並所連及，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，竇氏大恨；但安、隗素行高，亦未有以害

之。尚書僕射樂恢，刺舉無所迴避，憲等疾之。恢上疏曰：「陛下富於春秋，纂承大業，諸舅不宜干正王室，以示天下之私。方今之宜，上以義自割，下以謙自引，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，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，誠策之上者也。」書奏，不省。恢稱疾乞骸骨，歸長陵；憲風厲州郡，迫脅恢飲藥死。於是朝臣震懾，望風承旨，無敢違者。袁安以天子幼弱，外戚擅權，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，未嘗不嗚嗚流涕；自天子及大臣，皆恃賴之。

冬，十月，癸未，上行幸長安，詔求蕭、曹近親宜為嗣者，紹其封邑。

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。憲至，尚書以下議欲拜之，伏稱萬歲，尚書韓稜正色曰：「夫上交不諂，下交不黷；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！」議者皆慚而止。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、上牛酒於憲，稜舉奏龍，論為城旦。

龜茲、姑墨、溫宿諸國皆降。十二月，復置西域都護、騎都尉、戊己校尉官。以班超為都護，徐幹為長史。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，遣司馬姚光送之。超與光共脅龜茲，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，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。超居龜茲它乾城，徐幹屯疏勒，惟焉耆、危須、尉犁以前沒都護，猶懷二心，其餘悉定。

庚辰，上至自長安。

初，北單于既亡，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，將眾數千人止蒲類海，遣使款塞。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，置中郎將領護，如南單于故事。事下公卿議，宋由等以為可許；袁安、任隗奏以為：「光武招懷南虜，非謂可永安內地，正以權時之算，可得扞御北狄故也。今朔漠既定，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，並領降眾，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。」事奏，未以時定。安懼憲計遂行，乃獨上封事曰：「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，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，三帝積累以遺陛下，陛下深宜遵述先志，成就其業，況屯首唱大謀，空盡北虜，輟而弗圖，更立新降；以一朝之計，違三世之規，失信於所養，建立於無功。《論語》曰：『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行焉。』今若失信於一屯，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。又，烏桓、鮮卑新殺北單于，凡人之情，鹹畏仇讎，今立其弟，則二虜懷怨。且漢故事，供給南單于，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，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；今北庭彌遠，其費過倍，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地。」詔下其議，安又與憲更相難折。憲險急負執，言辭驕訐，至詆毀安，稱光武誅韓歆、戴涉故事，安終不移；然上竟從憲策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